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四九八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後漢通俗演義

附三國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四冊

(8)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（改版後）四版

作有
權著

總發行所
分發行所

長廣漢北 上海
沙州口平
南永交琉北三河
陽漢通齊首馬南
街路路廠 路路

印 發 校 著
刷 行 勘 作
所 人 者 人

蔡東藩

通俗圖書刊行社

徐寶魯
上海河南路二二五號

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
會文堂新記書局

會文堂新記書局

會文堂新記書局

後漢通俗演義

國附
三

四全
冊書

定價大洋四元

寄銷外
費加埠

第七十六回 策十勝郭嘉申議 勸再進賈詡善謀

却說張繡既降曹操，間得操姦佔叔母，不由的恐氣上沖，便與賈詡密議，謀襲操營。操爲色所迷，日夕與鄒氏取樂，竟至忘歸。惟鄒氏自覺情虛，只恐爲繡所聞，前來干涉，因此喜中帶憂，勸操加防。操笑說道：「我有大將與章守衛營門，就使千軍萬馬，也所不懼。況我非長久居此，過了三五日，就要動身，卿隨我回去，安享榮華便了！」何不速行？繡雖如此，但亦隱有戒心，探得繡麾下健士，首推胡車兒，特使左右暗地結交，餽贈巨金，叫他乘間刺繡。不意車兒受金以後，反向繡報知。繡迫不及待，就在夜間號召將士，往攻操營。操令典韋夜守營門，總道是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入。將與鄒氏安心作樂，別無他憂。黃昏已過，重效于飛，簾雨尤雲，倍覺繾綣，漸覺得神情疲倦，魂夢迷離，竟吁囁的睡熟了。典韋雖奉令守門，因見夜靜更深，也已解甲就寢。聽得一聲吶喊，急忙躍起，馳至門首，已是火光四照，有無數人馬刀械，殺入營門。章卽挺身出阻，仗着雙戟，擋住許多兵器，還有餘隙，可刺敵兵，戳倒了數十人。敵衆不敢前進，却從旁柵攻入，累得章不及兼顧，狂呼亂跳，迴旋阻攔。隨身尚有十數壯丁，亦皆拚死角鬪，以一當十，偏斃人愈來愈多。又用長矛攢刺，幾與蘆葦相似。章身無片甲，上下被數十創，兀自死戰。一戰輒摧數矛，兩戰輒摧數矛，待至戟已殘缺，不堪復用，左右又死傷殆盡，敵衆得環近章身，四面攻擊。章索性擲去雙戟，徒手搏人，提起兩個敵卒，代作雙戟，抵禦敵軍，又打倒了八九人。敵復退却，再掣出短刀，向前亂劈，砍下好幾十個頭顱。身上受傷益重，不能復支，乃大吼一聲，血流如注，倒地而亡。敵軍向不敢近，及見章全然不動，方上前梟取首級，搗入後營。此時的曹操早已驚醒，與鄒氏一同起牀，慌忙從營後跨馬逃了出去。長子曹昂與從子曹安民也飛馬趕上，保護曹操。至敵寨攔截，後只有一張合歡牀，並不見曹操蹤跡。料他由營後逃走，遂併力追趕。馳至涪水河邊，遙見前面有

數人急奔，定是曹操無疑。當下用弓搭箭，接連射去。曹安民中箭先亡。曹操馬亦受傷，不能再馳。還是曹昂讓馬與操，操得躍馬渡河。好好的，一個愛子，一個情婦，拋棄對岸，從此死別，不復相見了。不肯與情婦同死，終嫌嫌倖。看官閱此，恐不免惹起疑團。曹操引軍至宛，想總有幾萬人馬，為何張繡規營，獨有一典章守着？他將並未往援呢？原來操得鄒氏，晝夜宣淫，也防軍中異議，特遣各將巡視他處，慰諭旁縣，就使尚有餘兵，亦令散駐宛下，未嘗相聚。只留着親子親姓，與猛將典章，帶領親兵千人，守住本營。到了張繡掩襲，營兵從睡夢中驚起，俱已駭走，所以無人抵敵。單有典章擋住營門，死戰多時，終至送脫性命。但當日若無典章，曹操萬難逃脫，恐早與鄒氏同入冥途了。閑話休表。

且說曹操渡過清水，方由諸將聞風馳至，護操還都。行至舞陰，纔聞典章喪生，不禁流涕。使募間諜，往覓遺骸，幸得取回，厚加棺殮，親自祭奠，慟哭一場。乃派吏送喪歸葬。裏邑授章子滿為郎中，自引軍馳回許都，再擬整頓兵馬，攻繡復讎。忽聞袁術在壽春僭號，置六宮，設百官，祠南北郊，自稱仲氏。操不禁微哂道：「此子也配做皇帝麼？」舉得鄒道言未絕，又由軍吏呈上一書，當即啓視。署名係是大將軍冀州牧袁紹語，多傲慢頓時觸動。操怒，把書藏下，默不一言。左右見操有愠色，未敢進問。約莫有兩三天，尚覺操心神未定，坐立不安。侍中鍾繇私問同僚荀彧道：「曹公近日似患心疾，莫非爲了征宛失利麼？」彧搖首道：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曹公決不爲此。近日必有他慮，待我往詢，自見分曉。」說罷，卽別繇謁操。操不待彧言，便出袁紹書示彧。心心相印，不勞回答。侯彧閱畢，便與語道：「我欲往討不義，恐兵力未敵，如何是好？」彧欲作答，巧值祭酒郭嘉進來，搶先接入道：「古今成敗，但視智愚，不在強弱。劉項存亡，公所深知。今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，紹雖稱強，何足深慮？紹繁禮多儀，公純任自然，便是道勝。紹以逆勳，公以順取，便是義勝。紹失之過寬，公能濟以猛，便是智勝。紹用人多疑，專任私人，公立賢無方，不問遠近，便是度勝。紹多謀少決，坐失機宜，公能斷大事，應變無窮，便是謀勝。紹高談揖讓，徒務虛名，公至誠待人，實事求是，便是德勝。紹見人饑寒，非不知卹，但往往顧近略遠，公與紹相反近事，或有所忽，遠慮却無不周，便是仁勝。紹大臣爭權，讒言

惑亂，公御下以道，浸潤不行，便是明勝。紹不識是非，賞罰失當，公洞察賢否，黜陟咸宜，便是文勝。紹自大好夸，未知兵要，公以少克衆，用兵如神，便是武勝。據此看來，勝負已分，怕他甚麼？操聞言喜慰道：「如卿所言，紹必敗，孤必勝，但孤方自愧無德，何足當此？」名奸巨猾，嘉又說道：「明公不必過謙，惟徐州呂布，實心腹大患，今紹方與公孫瓚相持，我當乘他遠出，東取呂布。否則我欲攻紹，布必襲我，爲害正不淺哩！」操亦接說道：「呂布未除，河北亦必難圖。」操皺眉道：「我所慮尚不止此，倘紹更侵擾關中，西略羌胡，南誘蜀漢，是彼勢益強，我勢益弱，區區竟豫，還能保守得住麼？」有此心事，怪不得坐立不安。

操答道：「關中將帥，惟馬騰、韓遂最強，今若無以恩德與彼連和，雖未能長久相安，目前總可無慮。」或知侍中鍾繇夙具智略，若託付西事，定能弭兵，公可免兩顧憂了。」操點頭道：「此議甚善。」當即令左右繕表，薦舉鍾繇爲司隸校尉，持節出督關中諸軍。獻帝准言是從，即遣繇往鎮長安。繇貽書騰，遂爲陳禍福，騰遂遣子入侍，誓無貳心。操得安心，東略，擬出兵先攻呂布。

副聞布與袁術結婚，又恐術爲布援，未易攻下，乃改用反間計，特使奉車都尉王則，齎奉詔書，往拜呂布爲左將軍。且由操備書與布，令王則一同帶去。王則尚未至徐州，袁術已遣使韓胤，向布求婚。布當即應允，連夜備辦妝奩，送女前往。韓胤自然偕行，布既遣女出嫁，入廨休息，忽由沛相陳珪扶病求見。布不知何因，延入與語。珪開口道：「袁術叛漢，稱帝，將軍奈何與彼和親？」布瞿然道：「這這也何妨？」珪申說道：「孫策借兵袁術，得取江東，今尚不肯帝袁，抗詞拒絕，懷恨袁術，借口微明。試想驕侈如術，可成得大事麼？況曹公方奉迎天子，翊贊國政，一旦奉詔討逆，海內響應，術必滅亡。將軍與彼結婚，顯係從逆，能勿因此及禍麼？」數語已足嚇布。布不禁變色，俯首沈吟。珪復說道：「爲將軍計，最好是通使朝廷，協同曹公，既足保名，復足安身，比諸與術結婚，禍福利害，相差甚遠哩！」布覺額道：「我女已去，怎得復回？」珪急答道：「去尚未久，儘可追還。」布聽了此語，立遣輕騎往追。纔閱半日，已得將女追回，并拘住韓胤，監禁獄中。珪復勸布解胤入許，即舉子陳登爲使。

原來就是登父，可謂舉不謬觀。

布尚在躊躇，可巧

朝使王則到來，開讀詔書，賞給左將軍印綬，布欣然拜受。則又出操私書，交布展閱，內容多敬慕語，喜得布手舞足蹈，厚待王則，優禮餞歸，併遣陳登持了謝表，隨則入都。臨行時與登密談，要他代白曹操，薦爲徐州牧。登謂宜解胤入都，自得所望，布亦樂允。就將胤推入檻車，令登帶去。登至許都，呈入謝表，謁見曹操，操聞韓胤一併解到，立命處斬。真是枉死。登因白操道：「呂布有勇無謀，輕於去就，明公宜早圖爲。」操喜答道：「我素知布狼子野心，不宜久養，卿父子善察情偽，幸爲我從中代謀。」登應聲如命，操即表增珪秩爲二千石，登爲廣陵太守，且留登數日，方許告歸。尚握登手叮嚀道：「東方事盡行付卿，卿勿相忘。」登喏喏受教，馳回徐州，報知呂布，具述父子邀恩，獨不及徐州牧事，布不覺怒起，拔劍斫几道：「汝父勸我協同曹操，絕婚公路，今我所求不得，汝父子乃得叨顯貴，是明明爲汝父子所賣，還敢回來見我麼？」始終不脫孩兒氣，怪不得。登夷然自若，從容答道：「登見曹公原爲將軍進言，謂將軍譬如養虎，當令食肉得飽，不飽且將噬人。曹公獨批駁登言，比將軍如養鷹，飢可爲用，飽即颺去，所以未肯實授州牧，將軍自思，究竟何如？」布轉怒爲笑道：「曹操竟視我爲鷹麼？」一語甫畢，當有探卒入報道：「袁術遣大將張勳、橋蕤，與韓暹、楊奉連兵，步騎數萬，分作七道，來攻徐州了。」布大驚道：「我兵不逾萬，馬不滿千，如何敵得住袁術？」說着，復瞑目視登道：「都是汝父教我絕婚，惹出此禍，汝速去叫父前來，爲我敵術，如不能敵，休想活命。」登大笑道：「將軍爲何這般懦弱？」登看袁術七軍，好似七堆腐草，立可掃平。」是謂元龍氣。說到此語，陳珪已經趨至，復由布問及禦敵方法。珪即說道：「珪正爲此事前來，今袁術雖起七軍，勢同烏合，韓暹、楊奉未必果爲術用，但教將軍作書相招，定可倒戈，若術果親至，保爲將軍擒術哩！」布乃說道：「作書通使，仍須煩卿父子，幸勿推辭。」珪答道：「我子登一人能爲，毋煩老朽。」說罷即去。登即爲布繕就書牘，當先交布閱過，大略說是殺董卓之功，與二將軍俱爲功臣，可因今共擊破術，建功於天下，此時不可失也。

布覽畢大喜，便遣登持書前去。過了數日，登趨回報布道：「韓暹、楊奉願爲內應，專候將軍進兵，會同擊術，不致有誤。」布因即起兵，帶同張遼、高順、陳宮、臧霸等一班將吏，出城迎敵。行至數十里外，與術將張勳相遇。勳未敢交鋒，閉營日守，靜待各軍接應。布即壓營結壘，相去僅數百步。俄而喊聲大起，韓暹、楊奉兩軍殺到，勳望見兩路旗幟，總道他前來相助。當即開營出戰，不意遼與奉反招呼呂布，三面夾擊，殺得張勳叫苦連天，慌忙引兵奔還。逃至汝濱，士卒墮水溺死，不可勝計。布與暹奉二軍乘勝南下，直指壽春。水陸並進，沿途大掠，行抵鍾離，見有重兵把守，乃投書譏術，還渡淮北。術接得敗報，方率健卒五千，親至淮上，與布等隔水相望。布令部兵辱罵一場，班師徑歸。韓暹、楊奉欲與布同至徐州，布將所掠財物分贈二人，令他留屯徐揚交界，防禦袁術。二人乃依言分駐，免得縱兵四出，劫掠平民。豫州牧劉備方在沛城，聞得暹奉爲殃，誘令入宴。陰囑關羽、張飛突至席間，把他兩人殺死。餘衆聞變駭散，民得少安。當時與暹奉挾帝東行，尚有胡才、李樂、留屯河東，樂自病死，才被怨家所害。就是李郭、張樊四將同時作亂，樊稠爲李傕所殺，張濟戰死，穰城郭汜入居鄆塢，也由部將伍習刺死，但剩得李傕一人收拾殘衆，漏跡關西。寧輯將軍段熲奉詔往討，陣斬李傕，誅及三族。可見天道昭彰，無惡不報，人生何苦作奸行暴，累得身家絕滅，宗族凌夷呢？當頭棒喝。

惟曹操得知袁術敗耗，方擬東圖呂布，忽又接到陳國警信，乃是陳王劉寵，明帝子，數王後曾孫。與陳相驍俊，俱爲刺客所傷，相繼殞命。這刺客係由袁術差遣，術向陳乞糧不獲，故有此舉。操想術如此不道，樂得聲罪致討，先滅淮南，再攻徐州，乃表請東征。即日簡閱三軍，親出討術。術聞操大舉東來，棄軍急走，但留部將橋蕤、李豐、梁綱、樂就等居守蕲陽。操引衆圍城，一鼓突入，把橋蕤等盡行擒斬，再追術至淮上。術渡淮竄去，操乃還師。途次遇一壯士許褚，挈衆來歸，自稱沛國譙人，與操同籍。操見他身逾八尺，腰大十圍，容貌壯偉，氣象巖家，料他必有勇力，便問他所長。何技許褚答道：「生平無他技能，但力能任重，足舉百鈞。從前汝南多賊，褚嘗倒曳牛尾，行百餘步，纔得將賊嚇

退，故鄉族黨賴褚保全。開明公禮權豪俊，故挈衆歸誠，投效麾下。操尚恐他言未實，令他曳牛試技，果如所言，乃喜撫褚背道：「卿真可爲我樊噲哩！」又想做漢沛公了。當下面授褚爲都尉，引入宿衛，就是與褚同來的武夫，亦因他各具膂力，仍令歸褚管轄，號爲虎士。自從典章死後，得褚爲繼，也算是無獨有偶，視亡若存，操復得高枕無憂了。可惜鄒氏不能復生。

及行抵葉縣，聞得張繡結合劉表，謀襲許都，操便令許褚爲先鋒，移軍至宛，就在清水旁追祭亡將，哭至失聲。將吏都上前勸慰，操流涕道：「他將尚可想置，惟典章在此捐軀，令我餘哀未忘哩！」還有一位鄒夫人更覺可哀。

正唏噓間，探馬報劉表將鄧濟進據湖陽，爲繡聲援。操即下令將士，速壅湖陽。許褚奉令先行，操亦繼進，將至湖陽城下，許褚已擒濟還報。操錄褚爲首功，將濟斬首。湖陽城不攻自降。再分兵略舞陰，也即攻下。乃進圍穰城，由張繡親守，見操軍聲勢甚盛，不敢出戰，惟飛使向劉表求援。表遣兵救繡，截操後路。操正擬分兵抵禦，突接許都來函，係山侍中荀彧所發，內稱袁紹有襲許意，不如速歸。但歸途務請小心。操覆彧書道：「劉表屯兵安衆，斷我歸路，我若一退，繡追我後，表扼我前，原是危道。我已定有良策，一到安衆，必能破繡，願君勿憂。」此書既發，立即撤圍西歸。到了安衆地界，果然後有追兵，前有阻卒，操却令軍士晝夜鑿險，作偽遁狀。暗中用部兵分伏兩旁，自率騎士待着。繡表兩軍，連合入險，爲尾追計，不防伏兵突發，左右夾攻，再加操縱騎迎擊，大敗連合軍，傷亡無數，餘衆遁還。先是繡欲追操，賈詡曾預爲諫阻，繡不肯從，果致敗回。繡始悔不用詡言。詡却勸繡道：「今可再往追操，必獲大勝。」繡顏然道：「我軍已敗，奈何復追？」詡答道：「一兵有變通，此番往追，如若不勝，詡甘坐罪。」繡乃收集散卒，親自追去。操兵果不敢回戰，盡將輜重拋棄，倉皇遁去。繡向驅衆追趕，突有一彪人馬，前來截住，爲首將并大呼李通在此，休得逞威。繡見有援軍，方纔退回。李通也即還軍，送操入許。

通係江夏人氏，表字文達，以勇俠得名。建安初，歸依曹，操令他爲中郎將，出屯汝南西境。及聞操出攻張繡，正引兵來會大軍，湊巧操軍退歸，爲繡所追，便從刺斜裏突出，截住繡兵，操方得全師入都，通得超拜裨將軍，封建

功侯。惟張繡奪得許多輜重，還至穰城，由賈詡郊迎賀捷。繡笑問道：「前用精兵追退軍，公云必敗；後用敗卒追勝兵，公謂必勝。今果盡如公言，究竟從何料着？」詡答道：「這也是容易知曉。將軍雖善用兵，究非操敵。操未嘗敗，急急退兵，必因許都有事，所以馳回。他防我軍追擊，定使勁兵斷後，嚴堵我軍。故詡知我軍必敗。及操已得勝，總道我軍不至復追，安心回去。將軍掩他不備，追殺過去，就使不能擒操，敗操自有餘了。故詡知我軍必勝。」一經道破，人人易知。繡乃省悟，很加佩服。荊州兵仍然還鎮，毋庸細表。

且說曹操既歸許都，使人探視袁紹行踪，未曾出發，纔覺放心。忽由沛地馳到急足，呈上要書，乃是劉備爲呂布所攻，飛乞援師。操問明來使，方知呂布復通好袁術，進攻劉備，當下遣夏侯惇領兵數千，往援沛城。原來備與布失和後，互生嫌怨，彼此相圖。布在徐州，使人詣河內，買馬，運至中途，被備略奪了去。布當然動憤，立遣部將高順、張遼等，率兵攻沛。備自恐不支，因向許都求救。惇行至沛城，尚未安營，不防高順部下，有銳騎七百餘人，叫做陷陣軍，所向無前，乘隙攻惇。惇慌忙接戰，不到數合，已被高順踏破行陣，部兵四散，急得惇脚忙手亂，正擬拍馬返奔，左目上突然中箭，鮮血直流，一時忍痛不住，險些兒墮落馬下。幸虧親兵擁護出險，始得逃生。那高順既擊走夏侯惇，又還攻沛城，適值劉備帶着關張出城接應。夏侯惇誰知惇已敗退，正與高順相遇，只好逆戰。偏張遼襲備背後，竟將關張二人衝散，單刺得劉備一軍寥寥無幾，如何支持？且前後俱無去路，不得已驟馬斜奔，竄往梁地。沛城裏面，只有孫乾、糜竺等幾個文人，那裏還能固守？眼見得全城被陷，署舍一空，好好兩位甘糜二夫人，束手遭囚，由高順派兵監押，送往徐州去了。前祇甘氏被擄，此次又添一糜氏，爲英雄婦却亦甚難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不經險難不艱貞，多少英雄血鑄成；只是娉婷雙弱質，疊遭兵禍可憐生。

欲知劉備後事，且至下回再詳。

曹操之所慮者，惟一袁紹；然獻帝播遷，紹不先迎駕，反讓操之挾主爭雄，其無能爲可知矣。十勝十敗之說，原多諛語。而操

之必勝，紹之必敗，自在意中。雖非郭嘉荀彧，猶能料及。即操亦何嘗不自知之明？其所以徘徊顧慮者，恐張繡劉表之掎其左，呂布袁術之掣其右也。攻張繡，攻袁術，再攻呂布，看似開着，實是要算。諸子得除，然後可專力河北，銳攻袁紹。諸葛公謂曹操用兵，彷彿孫吳，固有見而云然。爾然一攻繡而漸死宛城，再攻繡而飛颺賈詡，以操之智，且不免百密一疏，為敵所乘。彼呂布輩何足道焉！

第七十七回

復諫招尤呂布殞命

推誠待士孫策知人

却說劉備奔至梁地，倉皇窮蹙，幾無所歸。忽見前面來了無數人馬，張着曹字旗號，飄飄前來。備暗想道：「莫非曹操自來救我嗎？」及軍已行近，走馬過問，果由曹操親來討布。備即自述姓名，叫曹兵引往見操。操與備相晤，便親握備手道：「孤督兵來遲，致令玄德受驚，幸勿見怪。」權衡可愛，備拜謝盛情，且言敗狀。操復說道：「我接夏侯惇敗報，方知呂布勢盛，沛城難免失守，所以督兵親來。但呂布是一無謀匹夫，必為我敗。玄德放心，看我指日擒布。」話得到，備得到，說着，遂與備並轡齊進，直指彭城。時夏侯惇傷目未痊，已由操召回許都，令他調養。惟餘兵在途中接應，仍然隨操東行。既至彭城，守將侯諧，不顧好歹，竟敢開城出戰。操將許褚上前接戰，約有數合，便將侯諧活捉了來。彭城無主，自然被陷。操令將彭城兵民一體屠戮，何亦殘虐至此。再引軍進攻下邳。廣陵太守陳登，挈衆迎操，為操先驅。浩浩蕩蕩，殺到下邳城下。布親出交鋒，戰輒失利，乃回保城中，不敢再出。操軍四面設棚，晝夜圍攻。關羽、張飛，也收合殘兵，來會劉備，與操軍併力攻城。布登城督守，俯視操兵如螳，不免驚心。可巧有一箭飛上，箭鏃中貫着一書，由軍吏取視。呂布拆開細觀，係是操勸已投降，不失侯封。布執書下城，商諸陳宮，意欲出降。宮因前時背操迎布，恐無生路，乃極力勸阻，且為布定策道：「操軍遠來，勢難久持，將軍可率步騎出屯城外，宮率餘衆閉守城內，操

若攻將軍宮，卽出攻操背；若轉來攻城，將軍卽引兵回救，互相呼應，作爲犄角，不出旬日，操兵糧盡，自然退去。那時好併力追擊，無慮不勝了。一未始非計。高順亦接說道：「公臺所言甚善。」富學公臺。將軍出屯，非但可作爲犄角，並可截操糧道。操若乏糧，不走何待？一說得布易懼爲喜，卽令高順助宮守城，自己收拾戎裝，卽擬出城立營。到了晚間，入語妻妾，嚴氏勸阻道：「宮與順素不相和，若將軍一出，兩人豈肯同心守城？倘有差失，將軍如何自立？且曹氏膏厚待公臺，不啻骨肉，公臺尚捨彼歸我，今將軍待遇公臺，未必出曹氏右，乃欲委全城託妻子，孤軍遠出一旦有變，妾豈得復爲將軍妻麼？」婦人從一而終，雖道呂布有失，便好作他人婦。布聽了妻言，又覺沈吟。嚴氏復流淚道：「妾前在長安，已爲將軍所棄，虧得龐舒匿護妾身，纔幸與將軍再聚。不料今日又欲棄妾，妾始終難免一死。儘聽將軍自便，毋以妾爲念。」一補述前事，意在反跌，比上文還要利害。布怎忍割捨，只好用言溫存，決不他去，一面使屬吏許汜、王楷、鮪城夜出，悄悄的混過敵壘，至袁術處乞援。術怒問道：「布不與我女，反將我使人致死，理當失敗，我且欲向他問罪，他還想我往救麼？」汜楷齊聲道：「這爲曹操反間計所誤，今已知悔，故向明上求援。」術已信，故呼爲明上。明上若不援布，與自敗何異？布爲操所破，明上恐亦不免了。術面色漸平，乃與語道：「布既自知前誤，可送女前來，我當遣兵救他。」便了一計。俟至夜半，用絲纏住女身，背負上馬，提戟出城。好一條送親方法，但嚴氏不肯令布出城，此時何故？纔行數十步，已被曹軍察覺，上前截住。布挺戟當先，後面又有張遼等將，跟殺上去，倒也衝破了好幾重。怎奈操軍變計，不用兵，又接關，但用弓矢攢射，飛矢雨集，無縫可鑽。布雖多力，究竟沒有避箭方法，且恐愛女中箭，無益有損，沒奈何退入城中。

河內太守張楊，素與布善，聞布爲操所圍，出兵東市，遙爲聲援。不意部將楊醜，謀叛張楊，竟將楊刺死，擬傳首送操。他將眭固，替楊復讎，復糾衆殺斃楊醜。北通袁紹，屯駐射犬，終未敢東出援布。布只得振作精神，與陳宮等拚

死拒守。約莫過了月餘，操攻城不下，也有歸志。荀攸郭嘉入諫道：「呂布屢敗，銳氣已挫，陳宮雖智，性多遲疑。今布氣未復，宮謀未定，乘此急攻，自可擒布，奈何無故退兵呢？」操撫鬚說道：「頓兵城下，積久必疲，奈何？」郭嘉道：「可決沂泗兩河，灌入城中。」操欣然道：「此計甚善，應即照行。」說着，即分撥將士，令他決水灌城，不到一日，城內外變作水鄉，滔滔不絕，操軍盡徙居高阜，坐待內變。布日夕守城，幸尚不致疏忽，至城被水淹，禁不住惶急起來，登城四望，遍地汪洋，當然愁眉雙鎖，露出懼容。操軍在高阜瞧着，且笑且呼道：「呂布何不速降？」布答道：「卿曹幸毋困我，我便當自首明公。」陳宮在側，獨怒目視布道：「逆賊曹操，怎得稱爲明公？今若出降，如卵投石，尚能自全麼？」布無奈下城，與妻妾飲酒解悶。過了翌晨，攬鏡自照，形容已消瘦許多，不由的失驚道：「我瘦損至此，想是爲酒所誤，此後應嚴禁爲是。」遂下令城中，不得釀酒。自己戒酒，却禁別人釀酒，一何可笑。會有部將侯成，失去名馬數匹，連忙查究，幸得取回，諸將向侯成道賀，各饒酒肉。侯成恐有違軍令，先將酒肉分獻與布。布大怒道：「我方禁酒，汝等偏釀酒入獻，藐我太甚，無非欲謀我不成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令將成處斬。還是他將宋憲、魏續等代爲跪求，方許貸死，尚命杖責數十下。侯成慙憤交并，潛與宋憲、魏續密謀，待至夜間，竟率衆爲亂，突把陳宮高順拘住，開城出降。呂布聞變，慌忙趨登白門樓，待至天色熹微，樓下已遍集操軍，劍戟聲與譁噪聲雜作一團。布自覺勢窮，見左右尚有數人，便顧語道：「汝等從我無益，不如取我首級，往獻曹操，尚可邀功。」左右不忍殺布，却勸布下樓降操，或可保全。呂布力大，格外縛緊，牽送至曹操座前。操已引軍入城，洩去水勢，升帳高坐，諸將侍立兩旁，布被軍士牽入，望見曹操，便大呼道：「布被縛太急，請賜從寬。」操笑語道：「縛虎不得不急。」布復說道：「明公所患，當莫如布，布今已心服了，天下不足憂，公爲大將，布爲公副，何事不能成功哩？」操素知布勇，意欲收用，免不得心下躊躇，湊巧劉備進來，即欠身延坐。布復顧備道：「玄德公，汝爲座上客，布爲階下囚，何不代布一言，從寬發落？」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何必

向人乞憐。備聞言微笑。操語備道：「公意如何？」備且笑且答道：「公不見丁原董卓事麼？」一語足見。操不禁點首。布

戟手指備道：「大耳兒最無信義，令人可恨！」汝亦知有信義否？忽有一人入呼道：「要死就死，何必多言？」布見是

高順，徒呼負負。原來高順屢次諫布，不肯聽，因此及難。操亦知順忠勇，勸順投降。順復大呼道：「寧死不降！」

上。布又見高順左右站着宋憲、魏續兩人，復指語曹操道：「布待諸將不薄，若輩叛布，負德，明公何不加誅？」

操駭說道：「聞君聽妻妾言，違諸將計，怎得稱爲不薄呢？」布默然不答。悔已遲了。操即命將布順牽出一同縊死。然

後梟首。及陳宮推至，操與語道：「公臺卿嘗自謂智計有餘，今果如何？」宮嘆恨道：「呂布不從宮言，所以致此。若

肯從我計，何至成擒？」操又說道：「今日當如何處置？」宮大聲道：「爲臣不忠，爲子不孝，應該受死！」一聲開語。操

又道：「卿不惜死，可記得老母否？」宮慨然道：「宮聞以孝治天下，不害他人父母，宮母存亡，聽諸公命。」操又問

宮妻子如何？宮復答道：「聖王施仁，罪不及孥，妻子存否，亦惟公命。」說罷，即欲趨出。操問宮何往？宮毅然道：「出

去就死，尚有何言？」操不禁起座，流涕相送。猶哭老鼠假慈悲。至宮受戮後，操使人撫卹宮母妻子，不使失所。就是呂

布妻小，亦截回許都，免令連坐。不知貂蟬曾在內。布將張遼、臧霸皆降，前尚書令陳紀、子羣，在布軍中，亦爲操所錄

用。還有吳敦、尹禮、孫觀等，並命臧霸招致，各授官職，令守青、徐沿海諸境。劉備妻妾甘、糜二夫人，幸尚無恙，復得重

會，悲喜兼併。獨操邀備回許，只留將軍車胄居守徐州，權任刺史，加封陳登爲伏波將軍，仍守廣陵，自與備率軍西

歸，飲至犒賞，不消細敘。

且說孫策既略定江東，即與袁術分張一幟，爲獨立計。至袁術僭號，策致書與術，責他不忠。術大失所望，愁沮

成疾，但未肯取消帝制。終致策與術絕交，上表獻帝，自陳心迹。曹操稱策爲獬兒，欲加籠絡，特使議郎王輔、賈詡東

行，拜策爲騎都尉、襲爵、烏程侯，領會稽太守，使討袁術。策受命後，復遣張紘、許貢獻方物。操又表策爲討逆將軍，

進封吳侯，留張紘爲侍御史，且徵還前會稽太守王朗，使爲諫議大夫。策已得榮封，聲望日隆。江東人士陸續趨附，

得衆數萬，因令周瑜還鎮丹陽。適袁術令從弟胤爲丹陽太守，接替周。向後任向爲瑜從父，既已卸職，便邀瑜同返壽春。瑜不得不從。向引瑜見術，術看他儀表非凡，欲令爲將。瑜獨固辭，但自求爲居巢長。術未識瑜意，當即依允。瑜即日辭行，到了居巢，聞得臨淮人魯肅慷慨好施，就率數百人往訪，乘便貨糧。實是試肅。肅一見傾心，便指家中儲米兩困分贈與瑜，每困約三萬斛。瑜以爲與肅初會，便得他一困厚贈，益信肅名不虛傳，遂握手論交，訂爲知己。方纔告辭，肅別瑜後，忽接袁術使命，令署東城縣長。他陽爲拜受，潛挈家中老幼及同志少年百餘人，竟詣居巢，就瑜商議。瑜問明來意，即呼肅表字道：「子敬，與我同意，我亦知術終無成，故乞得此差，以便東行。」說着，即棄官裝與肅渡江，使肅家留居曲阿舊宅。自偕肅往見孫策，策聞瑜復至，親出迎瑜。瑜導肅相見，策與談數語，亦知肅非常人，改容敬禮，且授瑜爲建威中郎將，給兵二千人，騎五十匹，使偕肅出屯牛渚營。自領兵往討丹陽賊帥祖郎，親與搏戰，活擒歸營。郎匍伏謝罪，策微笑道：「我前在曲阿被爾無端掩襲，斫破馬鞍，今被我擒來，本應處死，但自念創軍立業，不宜記嫌，爾誠能自知前過，我當赦汝，不必驚慌。」郎接連叩頭，情愿投誠。策即命釋縛，署爲門下賊曹。 續賊之官。

會聞劉繇舊將太史慈，竄居蕪湖山中，結衆數千人，自稱丹陽太守，出略涇縣，號召山越，欲與劉繇復讐。策復提兵往討，連戰數次，未能得手。嗣至勇里，設伏誘慈入險，纔得將慈執往。策親與解縛，笑握慈手道：「向記得神亭時，若爾時爲卿所獲，可相害否？」慈亦笑答道：「也未可知。」策大笑道：「今當與君同休戚，幸卿毋嫌。」說着，即攜慈入，延令上坐，咨問進取方法。慈謙讓道：「破軍之將，何足論事？」策婉駁道：「昔韓信得李左車，諮詢大計，終得成功。今策欲向卿決疑，願卿勿辭。」惟能慮心用人，纔爲英雄。慈乃說道：「劉軍新破，士卒離心，若至四散，恐難復聚。愚意欲出撫餘衆，引爲公助，未知公可相信否？」策起謝道：「這正爲策所深願，明日日中，望即歸來。」慈應聲即去。諸將進諫道：「太史慈如何縱去，恐明日必不復還。」策搖首道：「子義，乃青州名士，素尚信義，決不相欺。」

能知人，方能用人。

諸將似信非信。到了次日，策預備酒食，立竿候影，影至日中，太史慈果挈衆歸報。策下座相迎道：

「卿眞信人，不負策一番賞識呢！」遂命左右搬出酒肴，與共歡飲。至暮方散。越宿，即署爲門下督，使與祖郎同作前驅，班師還吳。嗣聞劉繇轉奔豫章，得病身亡，餘衆萬餘人，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，歆尚未敢受。策即進太史慈爲折衝中郎將，遣令前往招安。且語慈道：「劉繇受命朝廷，名正義順，我非敢與繇相抗，只因我先君遺衆數千，盡屬袁公路，不得不借此索兵，進據曲阿。我本遣從兄貢往守豫章，終因朝廷簡授華子魚，留貢不遣。」子魚即華歆字孫賓爲豫章太守，由策所授，事見七十五回。至此借策敘明前後，方不至矛盾。公路僭逆，我即與絕交，可見我非眞叛漢，不守臣節。今劉繇違亡，恨我不及與他而辨。今繇子在豫章，未知華子魚待遇如何，亦未知舊部肯否相依。卿可往宣我意，慰諭該部。該部願來，便與同來，不願來亦聽彼自便。並看華子魚能否撫民一切勞卿裁奪，需兵若干，也由卿自酌罷。」慈答道：「將軍量同桓文，宥慈死罪，慈當盡死報德。今奉命往撫，並非與爭，兵不宜多，多兵反使滋疑，數十人便足敷用了。」說罷，即出外治裝，隔宿起行。程普等進言道：「慈若出使，必北去不還。」策慨然道：「子義捨我，將依何人？」一知彼知己。翌晨爲慈送行，親至呂門餞別，把腕與語道：「何時可還？」慈答稱約六十日。兩下分手，一出一歸。左右尚謂慈非計，策作色道：「諸君勿復言，我知子義不輕然諾，行必踐言，何至負我！」已而兩月屆期，慈果回吳，報稱華子魚無他方略，但期自守。策拊掌大笑道：「我亦料子魚不過如此。」

轉眼間已是建安四年，策正擬出兵西略，可巧袁術病死江亭，策揚眉吐氣道：「袁皇帝也病死麼？」不意上下數千年，有兩個袁皇帝。究竟袁術如何病死，當時由策使人探明，小子也正好隨筆補敘。自袁術僭號稱尊，驕盈益甚，後宮數百，皆服綺羅，饜梁肉，獨不肯贍給窮民，故司隸馮方家奔避亂揚州，有女甚美，爲術所羨，就令吏士強取入宮，列作嬪嬙，寵幸無比。後宮諸婦，各相妒忌，竟將馮女搯死，懸諸廂梁，術還道他別懷抑鬱，投繯畢志，當即慟哭一場，厚禮喪葬，嗣是悼亡益甚，釀成心疾，又因孫策不肯相助，引爲深憂，再加將士屢敗，糧食告空，不得已燬去宮室，走

向灊山奔依部將雷薄陳蘭。誰知兩將已有貳心，把他拒絕，士卒又沿途離散，害得他憂惶迫切，不知所爲。乃遣使至冀州，願將帝號讓與袁紹。紹子譚方爲青州刺史，寄書迎術。術改轅北往，道出徐州，偏有大軍截住，探明何事，乃是劉備奉曹操令，在此邀擊，自知不足敵備，慌忙退還。那後軍輜重已被備軍奪去，沒奈何欲南歸壽春，行至江亭，距壽春尚八十里。時當盛暑，糧餉皆絕，只剩麥屑三十斛，分給隨從，俱不敷求。自己但食粗糲，不能下咽，欲乞蜜漿止渴，又無所得，不由的大呼道：「袁術！袁術！奈何至此？」說到此語，胸前作惡，哇的一聲，嘔出許多狂血，接連不已，竟至斗餘，倒斃牀上。一些皇帝幸至此告終。妻子等無屍哭罷，草草棺殮，攜輿奔廬江，欲依太守劉勳。前廣陵太守徐璆聞得術有傳國璽，糾衆還截，迫將玉璽繳出，方准過去。術妻無法，出輿付璆，一報還一報。璆始引衆退去，自赴許都獻璽，得拜高陵太守。一代國寶，總算是仍還故主，可惜也不能久有了！爲曹氏篡漢伏筆。廬江太守劉勳本爲袁術部將，術家來奔，當然收納，又招集袁術部曲，得數萬人，兵勢頗盛，苦不足食，事爲孫策所聞，正好乘間西略，便召周瑜爲中護軍，部署兵馬，即日起行。瑜獻計道：「劉勳新得術衆，若與交戰，必費兵力，最好是勸他往取上繚，上繚豪民，各自舉帥，擁糧甚多，勳必垂涎，待他往取，我借出討黃祖爲名，乘虛掩入，一舉可得廬江了！」策聞言大喜，即遣使賁書與勳，加贈珠寶。果然勳利令智昏，出攻上繚，策與瑜倍道進兵，行抵石城，令從兄黃輔兩人率兵八千往屯彭澤，截勳歸路，自偕瑜領兵二萬人往襲皖城。皖城爲廬江治所，因勳他出，守兵不多，蔣開策兵到來，並皆駭散，策得長驅入城，擄住劉勳妻子，就是袁術家屬，亦盡作俘囚。部衆除潰走外，統皆投降，惟策嚴軍律，不許殘掠，所有術勳兩家妻小均令釋放，仍加撫養，餘如子女玉帛，概不妄取。獨訪得喬公二女，皆有國色，因遣人禮聘，得適喬公允許，送入一對姊妹花，策納大喬，瑜納小喬。小子有詩詠二喬道：

兩英雄配兩嬋娟，作合天成算有緣。可惜郎君皆不壽，紅顏自古福難全。

郎才女貌諧成伉儷，當然兩情相愜，恩愛纏綿。嗣復接得孫資捷報，已經擊走劉勳，真是喜氣重重，無求不遂。

了！欲知孫戰勝後事，待至下回敘明。

呂布之勇，足以敵曹操，而智謀之不逮操也。遠蒯之圖布也久矣！督師東來，目無呂布；但布若能利用陳宮之計，內外呼應，倚角相援，則操亦必有成，就使挫失，布在城外，亦可遠走，何至爲操所擒乎？乃始則被惑於婦人，繼則見嫌於部將，虎爲人縛，搖尾乞憐，嗟何及哉！劉備之勸操殺布，亦知布之反覆，圖已終爲後患，故借丁原、董卓事以曉操，而布乃死，而備乃得去一害，是固非徒爲操計也。孫策繼承父志，略定江東，而於祖郎之不報宿嫌，已昭大度；至擒太史慈於勇里之間，更能釋縛周諮，坦然相與，一遺慈而不疑，再遺慈而仍不疑，慈固信士，然何莫非由策之推心置腹，有以致之。用人如策，乃足使人效死，袁術反是，宜其失獅兒之心，身死江亭，終爲人笑也。

第七十八回 穿地道焚死公孫瓚 害國戚勒斃董貴妃

却說劉勳爲孫策所欺，出攻上繚，上繚土豪皆堅壁清野，歛守城中，勳竟無所得，屯兵海昏，爲攻城計。忽聞孫策襲擊皖城，慌忙退回路通、彭澤，被孫資、孫輔截擊一陣，敗走流沂，遣使至夏口，向江夏太守黃祖處求援。祖遣舟師五千人援勳。當由孫資中報孫策，策督兵親往，大破勳軍，勳逃往許都。勳部兵二千餘人及黃祖所遣戰船數百艘，俱爲策軍所獲。策得乘勝西進，銳擊黃祖，祖率水軍迎敵，並向劉表乞師。表遣從子虎及部將韓晞，率長矛隊五千人，助祖拒策。一場交鋒，晞竟戰死，虎亦逃回。黃祖孤立無助，也即退走，船械盡失，連妻子一概拋去，士卒殺溺至數萬人。策乃回徇豫章，屯營椒邱，使功曹虞翻招降華歆。歆有文無武，怎能禦策？當即派吏歡迎，待策至豫章，自服葛巾出謁。策因歆素有才望，執子弟禮，待若上賓。於是實授孫資爲豫章太守，且分豫章爲廬陵、鄱陽，增置郡守。即令孫輔任職，留周瑜鎮守巴邱，旋師入吳。小子敘到此處，不得不將劉備事迹，趕緊接入。是用筆過峽處，先是備隨操入